

# 天与安排

李金兰 著

人间  
行吟  
物语  
时光  
素描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 天与安排

李金兰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广西 2014—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
天与安排 / 李金兰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 
2016. 4

广西 2014~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ISBN 978-7-219-09820-2

I. ①天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5035 号

策划编辑 吴春霞  
责任编辑 林晓明  
责任校对 曾蔚茹  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 
封面设计 广大迅风艺术  
李浩丽 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 编 530028  
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  
印 张 19  
字 数 325 千字  
版 次 2016 年 4 月 第 1 版  
印 次 2016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9820-2/I·1870  
定 价 41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  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篇 人 间

- 002 / 教 父  
012 / 丰子恺在两江  
019 / 故园春秋  
024 / 天空飞虎  
029 / 族 眷  
038 / 谷与墨  
043 / 寻寻觅觅  
049 / 药草或女伴  
053 / 苔 绿  
058 / 雨中的燃烧  
062 / 阶 梯

第二篇 行 吟

- 068 / 青龙纪  
075 / 彩 调

- 081 / 狮·舞·武  
086 / 村庄是挂在身后的水墨  
090 / 藏地行  
100 / 北疆散记  
111 / 梅里·梅里  
119 / 长白山札记  
125 / 涠洲岛叹海  
131 / 叠彩何斑斓  
133 / 象山  
135 / 呼吸如此清澈

### 第三篇 物 语

- 138 / 隐世者  
146 / 爱巢毗邻  
149 / 蝴蝶的亲吻  
151 / 古松的境界  
155 / 木秀南方  
159 / 在银杉的世界  
162 / 荒野路径  
169 / 木眉水眼  
175 / 众处一棵树  
177 / 大月亮

## 第四篇 时 光

- 180 / 缝隙或者距离  
185 / 独自的古塔  
187 / 汲水人  
190 / 何事相悦  
192 / 与树叶相握  
195 / 睡与醒的距离  
198 / 温存辽阔  
200 / 爱不忍释  
202 / 不散的筵席  
206 / 告诉我真相的人  
209 / 午后之牧  
212 / 口盅与骏马  
214 / 寂寞的园子  
216 / 后山半日  
218 / 提灯的母亲  
220 / 时光里的苍凉与温暖  
222 / 随心静好  
224 / 关于今夜

## 第五篇 素 描

- 228 /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

- 230 / 朴素的优雅  
233 / 往来质朴  
235 / 伏倒的事物  
238 / 第一次山行  
240 / 一生几回等父亲  
242 / 含混  
245 / 散文式步行  
248 / 何日重逢  
250 / 月光下的滑板车  
252 / 在一个村庄度过一日  
254 / 竹片的意外  
257 / 足惜  
259 / 你的童年  
262 / 岭间笔记  
265 / 行行重行行  
274 / 白日记梦  
277 / 履迹  
280 / 畜禽的幸与不幸  
282 / 另一个没有语言的我  
286 / 教师笔记  
289 / 停留在花的世界  
292 / 众生相

第一篇

人 间



# 教父

仿佛恩师，仿佛父亲，仿佛知己，他以己身为灯烛。我尊崇他为教父。

——题记

被我尊崇为教父的，是清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九月生于广西临桂的陈宏谋，原名弘谋，后因避清高宗爱新觉罗·弘历讳，改为“宏谋”。他横山老家的屋边，曾有榕树一株，蟠枝若门，故号榕门，人称榕门先生。教父居官四十八年，任地方封疆要职三十多年，历官三府十二行省二十一任，政绩卓著，撰作宏富，被誉为“理学名臣，岭南儒宗”。他是清代广西桂林籍官员中官位最高、任官时间最长、任官省份最多而在民间影响最大的一位清官、名臣，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。

在我心目中，教父的形象，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的。

那时候，陈宏谋在我父亲讲述的一则故事里生动着。父亲说，他是清朝的一位宰相，一个本乡本土的

人。在一则趣味横生的故事里，他启迪了我童年的心智。

故事说的是雍乾年间广西受灾歉收，民间缺衣少食。地方官员为邀功讨赏，弄虚作假，说广西垦荒二十余万亩，连年丰收。陈宏谋得知此事后，直言禀报朝廷。朝中就派人调查此事了。也许是所谓的调查浮光掠影，又或者是水分文章早作好，反正事情几经周折而无果。

他知道不费些心思恐怕行不通。暗地里，交代了可信之人，拿米汤掺和蜜糖，在京城官员视察途经的一座石拱桥上，写了“广西受灾”几个大字。随后，了解民情的官员路过此桥，看见千千万万浓黑如墨的蚂蚁在桥拱上写字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哎呀，了不得啦，上天都忍不住说话来揭穿人的谎言啦！这才深入民间查访，事情得以水落石出。从此广西灾民得以减轻赋税，休养生息。

我记得，故事是在春节走路去我外公家的途中听的。父亲眼神明亮地讲着故事，好像他曾亲历柳暗花明的过程。我和弟弟被故事吸引，之后路过一座石拱桥，就问是不是这座桥呢？父亲说不是。再路过一座石拱桥，又问，是不是这座桥呢？父亲仍然答不是。

那座桥在哪里呢？那桥下，是静水深流还是流水哗啦？到今天，我希望弄清楚而事实上没法弄清楚的那座桥，便永远存留在传说中了。

父亲说的是一种良心与智慧。教父之用心良苦，无非源于对民间疾痛的体惜。换个角度看，教父站在故事的背后，是一种思想，民本思想，或者叫作体惜。

## 二

等我长大，又过了多年，才知道幼年听说的陈宏谋故事，是真有其事。教父，为了拆穿“垦荒二十余万亩，连年丰收”的谎言，比我简单的想象费了更多的周折。

时间往前推移至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，这一年二月，陈宏谋三十八岁，被提拔为云南布政使。尚年轻，正有为，理所当然的踌躇满志。只是，内心一角，一桩心事剪不断理还乱。

事情从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说起。这年，教父带御史衔任江南扬州知府，获准从横山老家迎候父母来团聚。公务之余，有一些闲暇时光，为老迈的亲人端杯茶水，或者露个笑脸，照应个眼神，用方言拉扯一些家乡事，让他觉得安然。然而，谁能够预料得到呢？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正月，他才三

十六岁，父亲永辞人世。从此以后，再没有一双慈父的眼睛注视他的一言一行了。本来，他是要亲自送父亲回归故土的，但这样的愿望却是奢望。理由是“要地需人，令在任守制”。尽忠与尽孝，不能两全其美。

时间快快慢慢地过了一个年头。再一次的悲伤，猝不及防地来临，母亲也离开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他突然发现，人身上一直有一块肉是没有与生身父母割开的。父母健在时，并不觉察。直到那唯一的时刻来临，终于都失去了，才意识到，心里割空的一大块一直在痛。隐痛。这一年八月，他请假并获准回故里，为双亲治丧。

离开家乡近十年，第一次回家。陈宏谋在料理父母丧葬事宜时，在家乡办了一所义学。那时的义学，也叫义塾，始于北宋，经过范仲淹倡导，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。这类学校，或由官员、地主出资在家乡开办，或依祠堂地租及私人捐款而设，对象多为贫寒子弟。素朴的陈宏谋，拿着讲义，亲自到义学里讲学，指导作文，鼓励家乡学子刻苦。他还经手捐献家里二百亩田产，做陈氏后人助学金之用，以鼓励家族子弟勤奋读书，并规定不准做任何开支。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。1940年在横山村创办榕门中学时，征得陈氏家族后人同意，二百亩学田全部捐献给榕门中学。

在家乡度过的半年时间，陈宏谋听到并目睹了“垦荒二十余万亩”的谎言，并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当时，任广西巡抚的金鉞为取悦朝廷，令已罢免的官员从事开垦，以所增粮赋作为复官的捐费。而急于复官者，便与在职官员勾结，责成百姓谎报“垦荒二十余万亩”。实际上，田亩并不增加，而赋税却加重了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此事关乎民生，一日不解决，便一日不得安宁。然转眼第二年春天来了，他又要从临桂出发，往云南就任布政使。

“莫做心上过不去之事，莫萌事之行不去之心。”他常告诫自己。而那谎言，自然就成了他心上的沟壑，横竖都过不去。临行前，他提笔，蘸墨，写起了奏疏，把事情禀报到雍正皇帝那里了。他在折子里写道：粤抚金鉞虚报垦荒，田地只仍此数，而赋额暗增，永为粤人子孙之累。宏谋回故里目击其弊，不敢缄默，据实酌陈。

一句“不敢缄默”，表尽心迹。他是想着，一粒稻种能够长成一串，而粤人的田亩，一亩生不出两亩。那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二十余万亩垦田，是一个挑不起的“累”。

教父到了云南。他劝导农民保存肥料，改良土壤，因地制宜种粮植树；他改革铜厂旧制，增加铜厂工本，鼓励开新矿，除依法纳税外，任民众自由

销售，使开采者更为踊跃，产量日增，自产铜取代了进口铜；他兴办和恢复义学七百多所，并亲身示教，编印《孝经小学》《纲鉴》《大学衍义》等书籍分发各地，使苗民子弟有书可读……边方之地，有得他脚不点地的忙碌。偶尔想起那“不敢缄默”而又鞭长莫及之事，直教人平添焦虑。

第二次密陈粤西二十余万亩垦田不实之事，是三年之后的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七月。转眼间，连皇帝都换了。事情却依然搁着，悬着。

“行其有利于民者，去其有害于民者。”他不相信事情会到做不下去的地步。

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闰九月，教父第三次向皇上疏陈粤西老百姓挑不起的“累”。这一次，乾隆皇帝自然是不耐烦了，说，关于广西垦荒之事，陈宏谋所奏与金鉷互不相同，朕已经降旨令督臣鄂弥达、抚臣杨超曾秉公确查，不得偏颇。现在，还没有个结果出来，身在云南为官的陈宏谋，原本并非分内事，应该静候，哪有反反复复说来说去的道理？实在是冒昧之至，固执之至，讨嫌之至。于是，乾隆一面怒责其“粤人屡陈粤事”，一面交办有关部门“严加议处，寻议降三级调用”。

还好，这一年的十月，鄂弥达等人终于查清真相。这个秋天，在滇为官的教父，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吧。同年十二月，他奉旨进京候命。书上说，他离开时，滇中百姓依依不舍，泪眼相送。

### 三

十年前，导师指导我作《从陈宏谋教育思想探临桂人才的成长与发展》的课题研究，借此机缘，得以一步步走近教父的内在世界。

一壶清茶袅袅升腾的水雾，替我撤走隔朝隔代的阻隔。在文字擦亮的星空，言语带来温暖。能够找到可以超越时空说话的人，是一个人的福分。

“人才之兴，唯资教育。”此为教父一贯的主张。在多年的地方长官生涯中，他始终对教育格外厚爱。在他的年代，地方学校有书院和义学两种形式。他认为，“书院为育才之地，必使人务实学，庶望皆真才”。“义学宜城市与乡村并设，以诗书之气，化其器竞之风。”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，他曾捐资刊印了《十三经注疏》《通鉴》《通志》《文献通考》《小学正史约》及《五种遗规》等书，分发到广西全省七十二所义学和八所书院，供士子们阅读。他任江西巡抚时，亲自为江西四大学院之首的豫章书院拟了《学约十则》：1. 立志向；2. 明义利；3. 宜诚敬；4. 敦实行；5. 培仁心；6. 严克治；7. 重师友；

8. 立课程；9. 读经史；10. 正文体。这十条学则，豫章书院至今沿用。最难得的是他在《教女遗规》中提倡妇女接受教育：“天下无不可教之人，亦无可以不教之人，而岂可独遗于女子也？”仅此一点，几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依然想替女性对他鞠躬言谢。

他是把求真、务实、终身学习作为一条人生的底线来约束自己的。事事认真，时时唯恐虚度光阴，凌空蹈虚的东西便疏远了。“人自三十以后，阅历世事，看书倍觉亲切，所以眼光如铁锥着物，着即贯，贯即不脱，此书方为我用。予向以居官后读书，远胜于诸生时，诸生读书，喜其词华，及居官以后，乃服其义理之精切，可以坐言起行，正谓此也，忆世儒方以过此便难读书，毋怪终其身不知读书之益也，可惜可叹。”在他的思想观念里，学习不仅仅是少年、青年的事情，学习更是中年、暮年的事情。

教父不仅对自己严谨，对儿孙要求亦严格。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，他的妻子杨氏携嗣子陈钟珂从福建回广西。他在进京赴陕西就任前，撰写家书一封，再三叮咛：“到家以后，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。纵有往来酬应，稍可抽身即亲书籍。丢荒半日，必要补足，才可谓之好学。吾向年觉得外务皆可缓可缺，而每日工夫不可缓，亦不肯缺者，非不近人情也，心乎好之，乐此不疲耳。必如此才有进益。”

我第一次详尽地读到教父的文字时，正好三十岁。一种既疼痛又幸福的透彻感在骨髓中传递。之所以疼痛，是因为步入三十竟浑然不觉。此时他来了，举手叩门，提醒身后已经有三十扇门关闭了，而此后的门，需要积攒足够的智力去打开。说幸福，是因为我在适宜的时候，读了适宜读的文字，懂得应该懂的事理，终究不算错过。

#### 四

说来也令人惊奇，我好几次拜访四塘横山村陈氏宗祠，天都不期而遇地下雨。不论春夏秋冬，去一次雨一次。所以，每一次都是在屋檐水隔断的宁静中，屏声静气地默读镶嵌在墙壁上的碑刻、墓志铭或者御赐诗文。必须剔除一切杂念，才可以接近教父。冥冥中，总有一种神圣的意念在牵引着我的思想。我愿意把雨水当作为我隔断喧嚣，为我洗去尘埃，为我剔除多余的杂念之物。在文字和精神的世界里，这里是我眷恋的地方。虽然，除了陈氏宗祠、碑刻以及从前大门口的石狮子，教父的故居连断壁残垣都不遗存了。思之，令人惆怅，令人惆怅。

听家父说，1960年至1963年，他就读的临桂中学就设在陈宏谋故居旁。当时，故居已遭遇北上攻打桂林城的太平军洗劫，乾隆皇帝特许建造的御书楼、书楼收藏的榕门公遗作《培远堂文集》和文集全部刻板，悉数化为灰烬。教父曾经出出进进的相府，只剩下断壁残垣。“文革”时，教父故居再度遭遇厄运。到如今，只剩下两只遥相呼应的石狮子，守着一片空阔的宅基地，似一种眷恋，不随时间推移而改变。

陈氏宗祠里，立着教父的画像。画像一侧，挂着条幅，上书——

### 圣 诏

朕离燕地驾幸江南

迟则十年早则五载

江山大事着陈弘谋协同刘墉秉公料理

各大臣见陈弘谋即如见孤皇耳

钦此

乙酉年春

那是1765年春天，乾隆皇帝南巡，就让陈宏谋代理朝政。屈指算来，教父此时，已走过人生将近七十春。人生至此，已是暮年，想必，受托于皇上，是很有些老骥伏枥、壮志不已的意味的。令人感动和感慨的，是信任，皇帝对于臣子的信任。这种信任，涵盖人格、品格、才识、能力、魄力等方面。

尽管，在北方人眼里，他不过是个南方人。被唐太宗称誉为“碧桂之林，苍梧之野，大舜隐真之地，达人遁迹之乡”的岭南，钟灵毓秀，怎么在北方人那里就是“蛮”呢？偏见！偏见！他真想破口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骂，只是君子当以沉默应对咄咄逼人，隐忍为妙。他挺了挺脊梁，像扑衣衫上的尘埃那样，抖落随着讥嘲而来的自卑。

与其争论，不若作为。“知必真知，行必真行，知道一字，便行得一字，知得一句，便行得一句，随处随时，反观内照。”“有志之士，正宜负笈从游，潜心下惟，讲求实学。”“从来经世之实学，济人利物，不以遇之显晦其心。”他穷尽一生，致力于实学。强调知与行的统一，执着有如夸父逐日，遂成了“理学名臣，岭南儒宗”。如此，在雍乾年间任外官内宰的四十余年间，他走到哪儿，就将开拓的犁铧延伸到哪儿。所到之处，对水利、农桑、河防、矿产、运输、社仓、义学都悉心考察，缕析筹划，夙兴夜寐，辛勤实践。

几百年后，我走过的地方，还有许多教父的痕迹可循。在我常常往来的临桂四塘乡，有教父带领乡民修建的水利工程“横山大堰”。在湖南，面对水

波荡漾的洞庭湖，想起教父为了治理“与水争地”造成的水患，下令禁止“围湖造田”。在鼓浪屿面对海峡，我想起教父在福建巡抚任内，当地灾荒缺粮，他奏请乾隆皇帝解除航运定额之禁令，由台湾输入粮食赈济百姓。他了解到，福建民间出洋经商者众多，早先康熙帝曾一度禁止，后虽开禁，仍规定三年不归者不准回籍。撇开闭关锁国的危害不论，单从人性的角度，这一规定亦不近人情。陈宏谋启奏乾隆帝：“福建地狭民稠，多出海为商，年久例不准回籍，请令查实内地良民或已死妻妾子女愿还里者，不论年例，许其回籍。”乾隆帝批准了他的建议，为侨民称颂。……在教父的足迹里，有一种抵达，那是他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——“不负朝廷为民设官之义，不虚此生读书济世之志”。

这倒是令皇帝都刮目相看了。他任吏部尚书一年，又晋升协办大学士的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秋天，或者是无意间一抬头，望见辽远天际掠过南飞的北雁，触景生情，君主与他的爱臣之间，有了一段关于边方话题的交流。

皇上问：“粤西本朝有中堂（宰相）否？”

他答：“边方僻陋，居官原少，尚书且未曾有，从无中堂也。”

皇上又问：“前朝有中堂否？”

他答：“止闻临桂有吕调阳，全州有蒋冕。”

皇上再问：“二人相业如何？”

他答：“未见设施。”

他在家书中把事情记下来，或许是有感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况天子厚爱。怎能不感激涕零呢？

他的另一层意思，应当是期望后辈才质可以读书，立志远大，毋苟安自足。

——这便是教父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把自己当作他的一个不算遥远的亲人，读他的家书，读着，以抵挡人世间令我不堪的疲惫。然后觉得夜晚安宁，世间平静。

## 五

是在春天，单位组织去陈氏宗祠开展廉政教育。头一天是个雨天。早晨也看见一个阴天。但当我们踏进宗祠，当我们走到挂着陈宏谋画像的厅堂前，当大家列队在画像右侧，又把宣誓的廉政誓词摆正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就瞬间出现了——太阳钻出云层，透过天井，亮灿灿地斜照在我们面对着的誓词上。

所谓的天意，应该就是这样的巧合吧。我相信，世间有一种不可知的精神力量存在，如同火光的温度，如同磁场的吸引，如同书香的流淌。

教父给自己定了《自箴十则》：谨言语以寡过，节饮食以尊生，省嗜好以养心，耐烦劳以尽职，慎喜怒以平气，戒矜张以集事，绝戏谑以敦体，崇退让以和众，慎然诺以全信，减耗费以惜福。从箴言中，不难看出其对于俭以养德的看重。

如此严于律己，与自幼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。他的家族，世代均为自耕农，家境贫寒。他在著述中说，“有薄田数十亩，雇佣耕作，所入不足以给”，又说，“吾父爱惜物力，最恶暴殄。百凡什物，安置如法，小物克勤，粒米必珍”。在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九月十一日，陈宏谋在任吏部尚书职一年之际，写给老家亲人的信中，仍万般感念当初家人供他读书的艰难：“更念父母当年生我取名‘成儿’，望我读书成名，有如饥渴，几同登仙上天之难。”

正因为艰难，所以时时谨记惜衣惜食惜财惜福。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九月十五日，陈宏谋在京城度过了他的七十岁寿辰。他原想，铺张必然浪费，一切从简就好。然事前，乾隆皇帝北上秋狩，提前御赐匾额“硕望延祺”祝寿，不得已大庆一番。事后，他在家书中自责感叹：“九月寿辰事不容己，竟至戏筵六日！诸物甚贵，费至一千四五百两！……若以此银仿照大太爷前岁将所费作为修理桥路，岂不经久有益耶？悔之晚矣。”

又因为律己，便处处经心。教父曾在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家书中说道：“凡事亦须各有专责，方免相持于前而又推委（倭）于后也。此间男女仆妇非不多家，而绝不肯关心，常见争执，最属可恨！总之家中无论上下老幼男女，亦无论才情短长，但求有一二人处处经心，肯管闲事，则尽可然省主人之心力，所得多矣。最怕者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也不念吃从何来，穿从何来……”推而广之，他由一己的小家，想到一国的大家，遂有“家与国无二理也，朝廷设官非不多也，而不以民事为事，止图‘自了’以为得计，则民不受官之益，反觉多官之为累矣。直谓之无良心可也”。

陈宏谋在繁忙的政务之余，笔耕不辍，为后世留下诸多精神食粮。他辑录了《五种遗规》：《养正遗规》以蒙学少年为读者对象，教他们读书、立志的；《教女遗规》以女孩为读者对象，强调了女德、女智教育；《训俗遗规》以士、农、商贾等为读者对象，教人处世做人；《从政遗规》专门指引为官者从政，要求上副圣训，下符民望；《在官法戒录》以胥吏为读者对象，提出“见善而以为法，见不善而以为戒”的要求。



清末，《五种遗规》被定为中学堂的修身读本。民国年间，《五种遗规》被定为官员从政的必读书。20世纪中后期，被称为“亚洲四小龙”之一的新加坡开展廉政建设时，也应用了陈宏谋《在官法戒录》的相关思想。教父在18世纪呕心沥血辑录的《五种遗规》，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，仍令人深受教益。

在21世纪之初的2001年，堪称巨著的《救世：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》的出版，让一位两百多年前的清代汉族官员走进21世纪的世界视野。我想，必定是教父身上经久不衰的魅力，深深地打动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、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先生。

## 六

1769年，乾隆皇帝仍在南巡中。教父因病几番请求告退，都被慰留。

1771年春天，教父病情加剧。一生把许多精力用来治水、治灾、治乱的他，已经力不从心了。此时，才被皇上允许离职还乡，谕令回籍后仍享朝廷俸禄。临行前，加封太子太傅，赐御用冠服，命其孙刑部主事陈兰森陪侍还乡。并诏令所经之处，地方官在二十里内照料护行。四月，他的船只到达天津一带，恰逢南巡的乾隆皇帝。

那一天，静静的京杭大运河水波不惊。

那一天，告老还乡的臣子邂逅南巡的天子。

那一天，天子与再无相逢可期的臣子相见，还一起商量事情。

那一天，在一场泪潮暗涌的离别中，天子题诗赠予他的爱臣——

北来恰值南返舟，邂逅因之覩而讴。

川楫已辞惜长往，风帆非利却难留。

归乡自东桑兮梓，释病当怡林与近。

雅忆岳阳楼记语，行哉宁忘退时忧。

粤西天末相望远，祝尔平安归里人。

扁舟一叶，渐行渐远。若能忘却退时忧，若能平安回故里，若能过一段亲近林泉的时光，那该有多好。可惜，天不遂人意。六月三日，船至山东兖州韩庄，教父倦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枕边的书籍，连轻轻触摸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想，那就先睡一觉，醒来时力气会重新回来的。他闭上眼睛，沉沉睡去，似乎是在白屋里做着年少时去远足的美梦。

这个世界不再有他。